

杨春艳◆著

山海幽灵

海滨城诡事

鬼气环身的奇怪生物突袭而来
极度深寒，它会带来毁灭，还是带来拯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山海幽灵

海滨城诡事

杨春艳◎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海幽灵/杨春艳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207-09041-6

I. ①山… II. ①杨…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06222号

山海幽灵 海滨城诡事

杨春艳 著

责任编辑: 魏杰恒

封面设计: 雅格书装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政编码: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9041-6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山海幽灵

第一章 忧伤的女孩 / 001

第一次看见她，是忧伤的感觉，第二次看见她，是她粗暴的一面。她究竟是怎样的人？

第二章 一号别墅 / 022

将所有的访客拒之门外，而所有的悄然潜入都会被发现，1号别墅就像是个藏有秘密的地方。

第三章 邂逅梦丽 / 037

与她意外的邂逅，愈发觉她是个表面冷漠的大人，内心是个让人心疼的孩子。

第四章 奇怪的病 / 047

她究竟是有什麼病？为什么她要逃开那个伟大的科学家身边？

第五章 不一样的母亲 / 063

多年不见的母亲，而今重聚，为何她却宛如另一个人？冷漠、厌恶、残忍……

第六章 冷岩的过去 / 080

一场场的生死离别，一次次的惊心动魄，他的过去究竟有着怎样的疼痛呢？

第七章 实验室 / 108

七拐弯八拐角的迷宫般的路，他的实验室就像是阴暗幽森的地狱，养着无数可怖的幽灵。

第八章 奇怪的安东 / 126

从八十岁老头子的样貌恢复到不足三十岁的样貌，他像是做了一次完美的整容手术。

第九章 重返城堡 / 156

她们还活着，可是已成废墟的罗家城堡却有着刻着她们名字的坟墓……

第十章 诡异之地 / 179

消失的何泽在别墅里遇见了什么事，贸然闯进去的冷岩又是否能活着出来？

第十一章 狂欢晚会 / 205

盛大的狂欢晚会，实际上布满诡谲的气息，究竟恐怖的背后是什么？

第十二章 最后的答案 / 244

所有谜团的真相被解开，答案浮现，一场噩梦般的灾难终于过去了。

第一章 忧伤的女孩

第一次看见她，是忧伤的感觉，第二次看见她，是她粗暴的一面。她究竟是怎样的人？

【1】

大千世界是一本永远都读不懂的书，从有人类的产生，人们就不断地探索发现，然而至今，这个世界依然覆盖着神秘的面纱，让你无法看透。兴台是个很美的城市，有一望无际的金色沙滩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旅游者，有延绵不断的青山环绕在城市的一角，有散落在海中珍珠一样美丽的小岛，海水清澈，温度适宜，景色宜人。兴台也是一个著名的海港，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游轮在这里停泊。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天空下着毛毛的细雨，风吹着雨丝成隐约的斜线。肖凌波倚在海边凉亭的栏杆上，眺望着烟蒙蒙的大海，水色一天，除了翻卷的海浪，就是浓浓的雾气，海面空旷而又单调，这样的天气最好在家里睡觉或者伏在桌前静静地玩一会儿电脑游戏。但是偏偏在这一天领导安排肖凌波到码头采访一位重要的人物，凌波暗自叫苦，更倒霉的是由于风浪大，这艘客轮不得不晚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靠岸。凌波已经在这里站了半个多小时了，雨打在伞面上发出“滴答”的声响，凌波不由得想起紫霖曾说过自己就喜欢听这样的雨声，喜欢坐在窗前看雨，喜欢听雨打芭蕉的声音，那声音真是世上最美的音乐了。而凌波站在烟雾茫茫的海边，只感到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想到紫霖，这滴答的雨声让肖凌波心里产生一种柔柔的感觉。紫霖还说雨的声音有一种期待，让你感受到不同的意境，或凄凉或感动或甜蜜。此时肖凌波想象着雨中的浪漫，一把美丽的雨伞下，紧紧依偎在一起的情侣，他抬起头看看自己撑着的雨伞，是那种淡淡的红色，这种红色配上朦胧的光，会让伞下的人脸上出现一丝红晕，宛如羞涩的少女，肖凌波脑海中浮现出紫霖的形象，粉白的脸蛋露出甜甜的微笑，拢了拢乌黑的长发靠在凌波的肩上，凌波看着她那红润的双唇轻轻地吻上去……就在凌波浮想联翩的时候，远处传来一声长鸣声，凌波连忙向海面望去，雨雾中隐约出现轮船的影子。凌波叹息地摇摇头，事实上紫霖从未给过肖凌波一丝的机会，尽管自己暗恋她那么久，温柔恬静的紫霖，却好像不食人间烟火。

客轮越来越清晰起来，凌波的身后除了雨声外，还多了些嘈杂的人声，港口涌来很多来接亲友的人们，他们打着伞走到海边眺望着着高大的巨轮。当地政府组织了一群人也来到这个港口，他们淋着雨，伸出双臂，将一张长长的红色条幅展开，高高地举起，上面写着“欢迎国际著名的科学家罗纳奇教授光临我市”，几个拿着锣鼓的人站在一边，还有一些记者拿着麦克风，扛着摄像机等设备，等候在港口。

长长的船笛声划破了灰蒙蒙的天空，游轮停靠在码头，在熙熙攘攘下船的人群中，一位大约五十左右岁，精神矍铄，目光犀利，典型的学者气度的男子，气宇轩昂地稳步走来，他的身边跟着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妙少女，薄薄的白色纱巾围在头上，只露出一双迷人的眼睛，蓝色的风衣很合体地穿在身上，显出苗条的曲线。少女身边一位瘦高个的男青年，皮肤白得发育，脸看起来有点歪似的，也许是患了牙疾，他正吃力地打着一把花伞为那女孩遮挡风雨。

“请问是罗教授吗？”人群中有人叫道。

“我是罗纳奇。”这位老者声音洪亮地回答着。

“欢迎，欢迎，我是兴台市政府派来迎接您的。”一个中年男子热情地伸出了手。

远处立刻响起敲打锣鼓的声音，一群记者将他围了起来，闪光灯不停地对着他闪着。

罗纳奇微笑不语地向前走着，那个打着伞的瘦高男子不耐烦地向两边推着人群，少女低垂着双目静静地跟在后面。

下船的游客以及接亲的人们也都好奇地向他们靠拢着张望着，一时港口显得很乱。

游轮最后下来两个穿黑色风衣的女人，一个目光警觉地看着四周，另一个目光呆滞地跟在一边。两人都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在这雾蒙蒙的雨中，没人注意到她俩的存在。

那个目光警觉的女人将风衣的拉锁向上拉到头，挡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黑亮亮的眼睛，这双眼睛诡异地飘向四周。不远处停了一辆豪华的轿车，车中一个微胖的男人很气派地朝她朝了朝手，女人眼中闪出一丝阴冷的光，拽着身边那目光呆滞的女人朝那辆车走去。

“若梅，一路辛苦了。”男人从车上下来说。

若梅冷漠地瞪了男人一眼说：“岳阳峰，为何让我带着这个累赘？”她指了指身边目光呆滞的女人，“她和死人有什么区别？”

“芙敏是我的妻子。”岳阳峰温和地笑了笑，搂了搂芙敏的肩，这个叫芙敏的痴呆女人眼睛一动不动，仿佛是没有生命的行尸走肉。

若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拉开车门自己坐了上去。

岳阳峰无奈地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扶着芙敏，将她慢慢地送入车后座，芙敏仿佛一具没有生命的木偶。

肖凌波随着人群走着，寻找着合适的机会采访罗教授，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记者来，他心里并不是很在意，只是随意地记录一下，发个小新闻，到台里交差就得了。这时他看见自己的搭档何泽扛着一台摄影机也在人群里忙碌着，就急忙挤到他的身边。

“何泽。”凌波站在他的身边大声地喊着，因为雨声和人群的嘈杂声实在太， “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没提前告诉我？”

“是呀。”何泽也大声地回答着，“领导临时叫我来协助你一下，我刚好赶上。”

“哦。”凌波回答着，看到罗纳奇已经很近了，几乎走到了他的轿车跟前，不能再等了，凌波急忙冲上前来，一不留神撞到了那亭亭玉立的少女身上，那少女软软地倒了下来，凌波眼疾手快地将少女扶住。少女身体轻盈地靠在凌波的身上，好似想歇一番，一瞬间，他的心被震了一下，那围着白色纱巾的少女，一双美丽的眼睛流露着是令人心痛的幽怨。

“你想干什么？”少女身旁那瘦高青年气愤地将凌波推到一边。

“对不起，对不起。”凌波连忙道歉，“我是市电台的记者，想问罗教授一个问题，不小心撞这位小姐身上，实在对不起。”

“年轻人。”罗纳奇转过身来，“明天我将在中心剧院做演讲，你如果有问题留到明天来问，我会尽力回答的。”说完，罗纳奇钻进一辆黑色轿车。

瘦高青年狠狠地瞪了凌波一眼，扶着那少女随后也钻进了轿车，那少女进车时，回头看了凌波一眼，长长的眉毛下，一双漂亮的杏核眼晶莹剔透，闪着一丝凄楚的泪光，在这雾蒙蒙的雨中，显得那么美丽而脆弱。

车径直地开走了，港口的人也渐渐地散去，雨依然下着，凌波还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向车开走的方向看去。

“唉，凌波，你还傻愣着干吗？”扛着摄像机的何泽走了过来，他长得精瘦，留着当今时髦青年男子那种半长不长的头发。

“对了，何泽。”凌波回过神来，“刚才那个镜头你拍下来了吗？就是我扶住那姑娘的那个镜头。”

“差不多吧，我一直对着你们。”何泽边说边向一辆白色面包车走去。

“那太好了。”凌波满意地点了点头，脑中依然闪着那女孩美丽而幽怨的眼睛，如果何泽角度掌握得好，那这张照片可以当成意境深刻的艺术照了。

【2】

凌波看着那少女的图像在屏幕里跳动着，从她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就像这

阴郁的天空一样，带着凄然的表情，但这并不影响她的美丽，她依然像雨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这女孩是罗纳奇的什么人？”凌波一直盯着女孩的镜头看，猜测着。

何泽随意地向凌波的电脑扫了一眼：“我听说罗纳奇这次是带着他的养女梦丽和助手韦之夫一起来的，也许这女孩肯定就是他的养女梦丽。”此时他正忙着剪接镜头，得把罗纳奇以及他身边的有关人物都要恰到好处地安排进去。

“很有可能。”凌波点了点头，这样漂亮的女孩带在身边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心情愉悦的，不过女孩子的表情绝对不是心情愉悦。

何泽看着剪接的图片说：“我应该把这女孩的图片剪接下去，她的表情太忧伤了，也许不喜欢跟这样的老头出来吧，虽然罗纳奇很有学者的气质，但在年轻女孩心里就是个老古董，还有，你看韦之夫长得像吸大烟的似的，一点男人的感觉都没有，跟这两个男人一起出来，梦丽怎么会开心呢，哈哈，凌波，如果换成你或者我这样的帅哥跟梦丽在一起，她肯定就不会这样了。”

“我看未必是这样简单。”凌波看着梦丽的画面懒洋洋地说。

“都说罗纳奇是科学界的领头人物，很多院校都组织集体去听。”何泽没有理会凌波继续说着，“他带领一个叫什么魔方的医学小组破译了生命的密码，外面传得挺神的。”

“咱俩明天可得早点到，最好来个前期采访。”凌波盯着屏幕说。

“当然了，我还得占据有利地形呢，咱得先把摄像机支起来。”何泽说着，采访的镜头也剪接完了，他把手里的工作收拾妥当，索性在电脑前悠闲地玩起了电脑游戏。

凌波走出电台的时候雨还在下着，何泽还沉迷在电脑游戏中。凌波回头去拿车钥匙，何泽将钥匙扔给他，头也不抬地继续忙着敲键盘了。

【3】

凌波开着何泽那辆白色的面包车在雨中跑着，他打开录音机，听着里面传来刺耳的音乐声，他把音乐声关掉，又开始换另一个带子，可是何泽车上的录音带几乎都是一种调子，凌波看了看带子上的名称，都写着流星乐队几个字，凌波感觉自己已经落伍了，竟不知乐坛上新兴起的流星风，仔细听了一会，几乎全是嘈杂的鼓声，杂乱刺耳，于是索性不再听了。

雨下得更大了，街面上蓄满了水，车驶过激出片片的水花，划水器在窗前玻璃上快速地摆动着，前面不远处就是凌波的家了。凌波的家在一个叫“云阁天”的高档小区里，这小区都是别墅样的小楼，每个小楼四层，一、二层为一家，楼后有个带果树的院子，三、四层为一家，楼顶带平台，凌波的家就住在三、四层，

临街还有个带落地窗的大凉台，里面摆放着白色的小圆桌，平时凌波就喜欢和咪丽在这个小圆桌上吃饭，看着外面的风景。

此时咪丽不在家，说是要在学校排练节目，这个野丫头八成有男朋友了。凌波靠在车座上看着窗外的雨，雨小了很多，不需要刮水器了，晚饭怎么处理呢，凌波思量着是不是给何泽打个电话一起吃饭，自己一个人实在懒得进厨房，何况何泽做饭的手艺相当的不错，顺便可以把碗都刷了。凌波拿出手机刚想给何泽拨打电话，车窗外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

一个中等偏高的女子，头上挽着高高的发髻，白皙的脖子上系着一条淡紫色的纱巾，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怎么这么像凌波一直渴望能不期而遇的南宫紫霖。虽然看到的只是这个女子的背影，但她走路不慌不忙的姿势，还有透露出来的那种气质，是凌波再熟悉不过的了。

女人在肖凌波家楼下停了下来，从兜里拿出钥匙，肖凌波心里狂喜起来，南宫紫霖是他高中时的同学，他一直在心里抹不掉她的影子。紫霖待人很温和，却性格腼腆，喜欢独处，不擅与人交往，所以凌波一直到现在也没跟紫霖说过几句话，只是偶尔通个电话，聚会时见见面聊过几句，但在凌波的心中却一直珍藏着她。没想到，紫霖就住在这里，而且更没想到的是，紫霖竟然就住在他的楼下。

那女人拿钥匙开了门。凌波顾不得找放在车里的伞，他打开车门冒着雨匆匆地追了上去。

“喂，老同学，想不到会在这……”凌波激动的话还没说完就愣住了。

那女子转过身来，竟然是一幅陌生的面孔。

凌波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那女子大概有三十多岁的样子，有一双很秀丽却很冷漠的眼睛，光滑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对、对不起，我认错人了。”凌波尴尬地道歉着，心中骂着自己想紫霖想疯了，又暗自嘀咕，怎么跟南宫紫霖这么像呢。

那女子冷冷地看了凌波一眼，打开房门走了进去，随手就要将门关上，凌波不甘心就这么被打发了，他慌忙挡住即将要关上的门：“对不起，大姐，我还想问一下，你认识南宫紫霖吗？”

那女子略微愣了一下，依旧冷冷地看着凌波：“你是谁？怎么认识紫霖？”

“我叫肖凌波，就住在楼上。”凌波连忙回答，“我很早就认识南宫紫霖，我们是高中时的同学。”

“哦。”那女子漫不经心地点了下头，就将门“砰”的一下关上了。

“这……”凌波傻站在门口，他真想砸开门，好好问问这个冷漠的女人为什么如此对他，算了，真是怪女人，也不知道她究竟跟南宫紫霖是什么关系，看长相应该是姐俩吧，也许什么都不是，这世上长得相似的人多了。

凌波垂头丧气地走上楼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随手拿起茶几上的报纸翻看

着，脑海中又浮现紫霖的身影。凌波和南宫紫霖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只不过凌波在新闻系，而紫霖在物理系，比凌波小一届，毕业后紫霖留校当了教师，凌波到报社当了记者，他常猜测像紫霖这样漂亮的女教师会赢来多少令人爱慕的目光，可是至今没有听到她恋爱的消息，留校工作以后，紫霖一直住在学校宿舍，过年的时候也住在学校。父母应该还健在，为什么看不到紫霖的家人呢？

凌波叹了口气，犹豫着拿出手机，想了想又放了下来，给紫霖打电话总让他心里有些发慌。

【4】

兴台市的中心剧院，是靠近大海的一座宏伟的蓝色建筑，整个建筑呈半圆型，外墙全部是深蓝色的玻璃墙，就像一块晶莹透彻的蓝宝石，镶嵌在黄色的沙滩上，与不远处的蓝色大海相互辉映，成了兴台市一道亮丽的风景，是兴台这座城市引以自豪的建筑之一。每当有重要的演出活动，差不多都在这个剧院举行。

这一天中心剧院的大型演出场坐满了人，记者肖凌波和摄影师何泽早早地在剧院占领了最佳位置。

何泽不断地调试着镜头，昨天的镜头晃得太厉害，他没有拍清楚罗纳奇气宇轩昂的气质，何泽一面试着各种角度，一面注视着其他家摄影师占据的地形，在心里不停地比较着，希望自己拍出的镜头是最好的。

凌波坐在何泽身边，不时地在手中的小本上记录着新闻内容：观众席上坐满了听众，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生命科学的热爱，渴望得到健康知识，罗纳奇利用基因科学，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提高人类生命的质量，是人类医学上的飞跃，他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医学史上的神话有目共睹……共睹？写到这里凌波又把上面的话划掉了，都是一些空话，共睹了什么呢？市里领导说罗纳奇是了不起的医学奇才，把他当成神话一样，其实自己一点不了解。

“你应该再往左偏一点。”凌波索性合上手中的记录本，开始对何泽指手画脚，“这样就能把他们出场时的神态拍得更清晰。”

“从出场到坐到讲台上，有两个镜头就足够了，我把这两个镜头切换到一起，够你编辑的了。”何泽潇洒地拢了拢半长的头发。

“不够，不够，我还想拍到他们细微表情的变化，尤其那女孩的眼睛，我敢肯定她的眼睛每分钟都在变化着。”凌波语气充满神往，梦丽那忧郁却依然美得令人心动的眼神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凌波，你到底想让我拍谁？”何泽烦躁起来，“我也许该给那女孩专门来个写真集。”

凌波不理睬何泽的埋怨，他的目光扫向人群中，不经意中与一个青年的目光

对上，那青年冷冷扫视了他一眼，又望向了舞台。这青年眉头紧锁，目光冷漠，古铜色的肌肤透着一种力量，凌波注意到他有些特别，他带着一种愤怒的神态。

还未到九点，中心剧场已经座无虚席了。凌波注意到坐在前排正中央的是个头发有些灰白，中等偏胖的男子，五十多岁的样子，眼睛却闪烁着睿智的光，似乎还透着一丝嘲弄的神态。凌波认出他是著名的爱国企业家岳阳峰，凌波一直想找机会对他作一次采访，在兴台市岳阳峰的名气是相当大的，想约到他也是很不容易的，今天他静静地坐在观众席上，这样的机会很少，一会儿争取点时间采访一下。

九点整，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兴台市的市长贺子青神采奕奕、大步流星地走上台来。

“同志们，在这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美丽的兴台市迎来了一位重要而又珍贵的客人，创造人类医学史奇迹的伟大人物罗纳奇教授。”贺子青有着中年男子特有沉稳气质和动听的声音。

掌声再一次响起，瘦高的罗纳奇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走进舞台中央，白皙的脸上露出和蔼的微笑，他被工作人员请坐在中央椅子上，前面的讲桌铺着考究的深紫色台布，工作人员为他倒上一杯茶，他微微起身表示着谢意。

“大家都知道，罗纳奇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市长贺子青在大家的掌声慢慢停下来后继续说道，“他在当今最前沿的学科生物医学研究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最令世人瞩目的是他在基因研究方面的贡献。他成功地研制出修复基本的工程，无数个被判死刑的重症患者改变了命运，恢复了健康。他突出的贡献被授予医学界的最高荣誉。”

掌声再一次热烈起来。

“罗纳奇又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他成功的研制了转基因产品，提高了产量降低了成本，令商业市场出现了新的竞争。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他的非凡贡献。”贺子青停顿了一下，又兴奋地讲了起来。

“南太平洋的多罗岛是座景色优美的小岛，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几年前，这座美丽的岛上突然流行一种可怕的疾病，很多人身上突然长满了鱼鳞状的脓包，奇痒无比，最后浑身溃烂而死。这种可怕的疾病像风一样在岛上传播，过往的船只纷纷远离这片海域，一时间，多罗岛成为无人问及的死亡地带。有多家政府曾组织过医学考查队来到这里，都无法解释这可怕的病因，更无法解决这一疾病。直到两年前罗纳奇来到这死一般沉静的地方。

“他在海洋生物身上提炼出一种菌素，经过一番改良，注射到病人身上，脓肿消失了，病人不再感觉奇痒难耐。如今多罗岛又出现新的生机，岛上的居民又开始扬帆出海。罗纳奇又在这座岛上创造了奇迹，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他的确太了不起了。”何泽一边拍摄一边叨唠着。

凌波专注地听着贺子青激昂的讲述，听着人群中发出的阵阵掌声，重组，罗纳奇能重组基因，让生命再次燃烧，多么高深的智慧，凌波被罗纳奇的事迹所感动了，他匆匆地在本上记录着，然后又向四处望去，没有那女孩的身影，他看到岳阳峰紧锁着双眉，与周围人的表情极不谐调，表情十分冷漠。

“罗纳奇教授有着许多伟大发明，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地介绍给大家，罗教授能在百忙中光临我市进行考察，是我们兴台市的骄傲，我希望我们兴台市的人民能分享罗教授成功的喜悦，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兴台人民造福，让我们兴台的人民拥有健康美好的未来。”贺子青激昂的讲述令场上观众掌声雷动。

“罗教授，我可不可以代表好奇的兴台市人民问一个问题？”贺子青面向罗纳奇礼貌地问道。

“当然可以，我会尽量满足兴台市民提出的问题。”罗纳奇用和蔼可亲的语调温和地回答着，场上立刻鸦雀无声。

“我们知道你最近正在研制新的科研成果，可不可以让我们兴台的人民先分享一下你的成果呢？”贺子青满怀期待地问，台下一阵掌声。

“在我的科学成果没有应用到市场之前，我是严格保密的。”罗纳奇正了正身子，目光威严地扫视了一下台下，“不过——”罗纳奇的脸上又露出一丝微笑，“为了回报热情的兴台人民，我还是忍不住要透露一些给大家。”

“是什么？”台下人群忍不住齐声喊着。

“基因芯片。”罗纳奇看了一下静静望着他的观众，“就像电脑芯片一样，基因芯片是指在一个硬币大小的芯片上，储备有上万条甚至数百万条基因，把人类目前所了解的基因图谱全部收集进去。”

“这个基因芯片有什么用途呢？”贺子青问道，同时摆摆手，示意观众肃静。

“基因芯片的临床作用非常大。”罗纳奇清了清嗓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突然发高烧，你完全没必要急着找医生，你只要用棉签在他的嘴里擦了几下，然后把上面取下的标本放进一个装有基因芯片类似掌上电脑的仪器内，这个仪器很快就得出结论：你的儿子是因为感染了链球菌而得了脑膜炎。随后，仪器给你推荐了除青霉素以外的其他有效抗生素，因为基因芯片知道你的儿子对青霉素过敏。”

“哇，太神奇了！”台下观众惊叫起来。

“听起来像个天方夜谭呀！”贺子青忍不住加了一句，“不知我们什么时候能享受基因芯片带给我们的方便。”

“我已经成功地研制出了这种基因芯片，它不仅能给你的身体建立一个健康的档案，而且能准确的分辨基因的类型，改变不正常的基因图谱，治愈许多疑难的病症。通过这小小的基因芯片，让那些患天生基因缺陷的病人及早恢复正常状态。我有两个病人，是一对夫妻，严重的基因缺陷，使这对夫妻不仅相貌丑陋而

且严重畸形，倍受社会的歧视。”罗纳奇说到这里拿出两张照片，一个长着青蛙一样的脸，另一个好似狒狒一样脸是狭长的，二人脸上都长着片的疙瘩。

“这两人好难看呀。”观众唏嘘着。

“这两人靠拾垃圾艰难地生存着，还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女儿也同样患了基因缺陷症，不足五岁却像五十岁的老人，典型的早衰症，这对夫妻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他们选择了自杀，抱着女儿投向了大海，万幸的是他们的女儿被人救了上来，送到了我这里，我将她收为养女，几年来我不断地修复她那不正常的基因，逐渐改变了她的基因形态，如今有谁还会认为她难看呢，今天我将她也带来了，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基因修复治疗后的结果。”罗纳奇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他望向舞台的一边，声音颤抖着：“梦丽，我的好女儿，站到爸爸身边来。”

整个剧场鸦雀无声。

凌波和何泽也跟大家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

一位披着长发的白衣少女翩然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个女孩20左右的样子，雪白的衣服勾勒出魔鬼般的身材，漂亮的脸蛋只能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精美”。

“啊，就是她。”凌波认出这就是昨天那个忧郁的女孩，不过此时的梦丽双眼闪着晶莹的亮光，不再忧郁，而是露着甜甜的笑意。

凌波疑惑地看着她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用手拉着何泽的衣角，何泽突然反应过来，赶紧伏在摄像机上。观众群里有人发出惊叹的口哨声，随后赞叹声和掌声不断传来。

“梦丽，你感觉兴台市美吗？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这里？”罗纳奇笑着问女儿。

“兴台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我喜欢这里，谢谢爸爸带我到这里观光。”梦丽用甜美而又娇嗔的声音说着，罗纳奇慈爱地看着她。

真是与昨天大不相同，在昨天的斜风细雨中，梦丽显得那么柔弱无助，眼中明明透着深深的悲哀，难道我看错了吗？理解错了吗？今天的她简直判若两人，神采奕奕，甚至有些卖弄风姿，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梦丽。凌波不解地看着台上宛如仙女般的梦丽。

“梦丽，我的好女儿，你对眼前的生活有什么感受？”罗纳奇亲切地问着。

“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我爱这美丽的世界。”梦丽甜美微笑着望着台下的观众，悦耳的声音有丝丝的颤抖，“我爱蓝天白云，爱大自然赋予人类一切美妙的事物，我要像天使般享受生活带给我的快乐。”梦丽陶醉般激动地说着。

“她真美，真像天使一样可爱。”观众中有人喊道。

“我能不能像她一样变得漂亮起来呢？”观众中的一个女孩期待的声音。

“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你那可怜的父母呢？他们相貌丑陋严重畸形吗？”一个冷酷的声音传来，就像一团冷气，盖住其他赞叹声，是那个很特别的青年，锐利

的目光冷冷地射向舞台。

梦丽那漂亮的脸僵住了，迷人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那青年。

罗纳奇皱起了眉头，他打量了一下这个青年，眼中顿时闪出一丝慌乱，他站起来挽住梦丽的肩怜爱地轻轻拍着：“梦丽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她没有儿时的记忆，在她的生活里只有快乐。”他望着那冷漠的青年，“这位先生，假如你五岁时就失去双亲，你愿意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吗？”

“是呀，这人怎么这样！”观众也都不满地瞪着那冷漠的青年。

那青年目光犀利地盯着台上的梦丽，周围的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不断发出“嘘嘘”声，青年没有理睬他们，又盯着梦丽继续说：“你是真的感到快乐还是在演戏？”

“请不要提及与本次演讲毫不相干的事。”贺子青语气严厉地对那青年说道，“罗教授要说明的是基因修复的结果，如果你对此有异议，可以在会后咨询。”贺子青严肃地看着青年说。

青年冷笑着没有作声。

“好了。”贺子青微笑地走到梦丽身边，“请坐下吧。”他指了指梦丽身后的座位，“你刚才说得很好，你这年纪的女孩就应该生活在快乐中。”

梦丽有些茫然地坐了下来，罗纳奇松了口气，他坐在梦丽身边和蔼地拍了拍梦丽的手，梦丽猛地将手抽了回来，罗纳奇微微一笑。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我们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一个科学的诞生也许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它带给人类的却往往是巨大的贡献。”贺子青沉稳的声音有着极强的说服力。

肖凌波注意到梦丽好像浑身颤抖起来，她的目光透着一丝惊恐，眼睛紧紧盯着那男青年。

“贺市长说得对。”罗纳奇接过贺子青的话，“我所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凝聚着人们无法想象的痛苦。”说到这里他面容沉痛地看着观众，贺子青表情不易察觉地一愣。

“我必须提到和我一起搞医学研究的同事，他们为了研究各种病毒对基因的损害，夜以继日的实验，导致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正是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才有了今天这伟大的成果。”罗纳奇语气沉重地说着，镜片后闪着点点的泪光。

观众敬佩地看着罗纳奇。

贺子青神情复杂地看了一眼罗纳奇，却发现身边的梦丽身子抖个不停，于是轻轻地拍了拍梦丽的肩轻声说：“梦丽，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大家的目光也都转向了梦丽。

梦丽木然地点了点头，刚才的喜悦神情完全变成了一种茫然的表情，身子抖

得更厉害了，甚至柔顺的头发也一根根飘立起来。

贺子青感觉不对劲，连忙扶住梦丽，同时略抬了抬手向罗纳奇示意。

罗纳奇似乎也不知如何是好，他愣了片刻说：“对不起，我女儿梦丽今早可能忘记吃药了，韦之夫。”他向台下招呼着。

韦之夫一脸惊慌地跑上台来。

“带梦丽回去吧。”罗纳奇强打精神说。

韦之夫点了下头，连忙去搀扶梦丽。

贺子青面对着台下的观众微笑着说：“尊敬的市民们，让我们把今天的报告继续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个健康……”

话没说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刺耳的声音划破整个剧场，梦丽暴躁地将细高的韦之夫推出老远，摔下台去，然后向风一样尖叫着飞速地冲向台下，以至头发笔直地向后延伸着，在人们惊愕的目光中，冲出门外，很快不见了踪影。

剧场大乱，罗纳奇瘫坐在椅子上，韦之夫满头是汗挣扎着爬到台上，和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将罗纳奇带离舞台。

贺子青试图维持秩序，对台下乱哄哄的观众说：“虽然出了点小意外，但罗教授的演讲还是很成功的。”虽然提高了声调，却没有一个人在听他说，于是干巴巴地接着说道，“那么，好吧，今天就到这里，请不要拥挤。”

【5】

肖凌波和何泽坐在电脑前盯着画面，画面反复播放着上午中心剧场发生的骚乱，梦丽的头发正如暴怒的狮子般四处炸开，飞一般地冲向外面。

肖凌波又将画面回放，那个冷漠青年说话时，梦丽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

凌波把画面定格在那个冷漠的青年男子身上，这个青年穿着黑色的短衫，牛仔褲，头发略显零乱，他的眼光透露着一种杀气。

凌波又把画面定格在梦丽身上，梦丽目光望向那冷漠的青年，眼中透露着惊恐。

“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凌波托着下巴沉思着说。

“有意思。”何泽也挺着下巴沉思着，“太有意思了。”

“此时这两个人分别在什么地方？”凌波说。

“谁知道呢？”何泽说着开始整理拍摄的图片，“这不是咱要操心的，让贺市长操心去吧。”

肖凌波懊恼地捶了一下桌子说：“现在连那个青年叫什么，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如果弄到这方面的消息，就太有新闻价值了。”

肖凌波情绪激昂地说着，转头却发现何泽开始玩起了电脑游戏，以往凌波总

会跟何泽一起玩，两人常常在电脑前对着打，杀得天昏地暗而忘了时间。此时，凌波却没有这个心思了。

“我去海边看看，你呢？”凌波问。

何泽头也不抬，从口袋里摸出车钥匙扔给凌波，又继续盯着电脑玩了。

【6】

南宫紫霖这几天心情非常糟糕，第一次参加国际研讨会，就受到同行的质疑，她的论文《不同星体上的时间与空间》没有说服力。当她在讲坛上阐述完对一颗超新星的见解的时候，台下一片不以为然的窃窃私语和嘲笑声，人们把她的理论看成异想天开，甚至有人说她是自不量力的小姑娘，她没有得到一个支持者，连为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会议没有参加完，她就匆匆地赶到机场，没有一个人送行的人，她背着一个不大的旅行包，买了当天的机票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南宫紫霖靠在机舱的窗前，望着白云在自己的身边飘浮着，泪水悄悄地流了下来。那篇《不同星体上的时间与空间》文章论述的观点来自于妈妈辛若梅的一封信，那是一年前南宫紫霖给妈妈的信中谈到自己研究新的课题，题目是一颗超新星引发的奇异物理现象。这种奇异的物理现象在天文界引起争论，紫霖开始涉及这方面的学术领域，她在信中主要写了自己对父母的思念，顺便写了一下自己目前对这门新学科有很多困扰。信发出去很久没有收到回信，事实上，自从父母五年前出国以后，她收到的信越来越少，最后这封信是半年多以前收到的，母亲在信中的语气变得冷漠，没有一丝关心女儿的话，却说了一些关于这颗超新星引发的物理现象，表明是一颗超大质量的恒星处于毁灭状态，正在吞噬它的卫星。信在最后告诉紫霖不要来信了，她们的研究进入关键的阶段，将换一个新的工作地点，不要来信打扰她的工作。口气冷冰冰的，像一盆冷水泼到紫霖身上。紫霖心痛了好几天，她不断地寄信给妈妈，却石沉大海。紫霖开始专心研究课题，她常拿出妈妈这最后的信反复看，妈妈和爸爸一样是医生，怎么会对物理也有这么深刻的研究，而且跟传统的物理理论完全背道而驰，紫霖根据妈妈这封信尝试着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出去，于是她有机会参加了在瑞士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在学术界里，她还是个很浮浅的学生，在兴台大学才任教两年，就公开反驳那些资深学者的主张，参加国际研讨会的学者，都是来自不同国家太空领域的专家。紫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对自己的理论这么自信，当她满怀信心地站在讲台上面对众多的学者时，才发现自己是这么的幼稚，她的理论与传统的物理学完全背道而驰。面对一片质疑声和不屑的目光，紫霖完全不知所措。

透过窗口，她依稀看到兴台在大陆的某一点上，大海涌动着浪花。自己灰溜溜地逃离瑞士，比预计回国的日期早了好几天，真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散散心。